

王春鸣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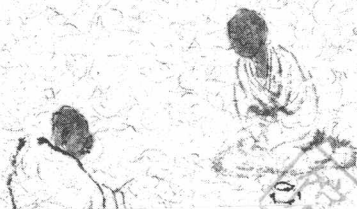
神遇

看上去，我始终在这里……

文匯出版社

1485190

王春鸣 著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485190



神遇

看上去，我始终在这里……

文匯出版社

091784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遇 / 王春鸣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-7-5496-0511-8

I. ①神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2302 号

神遇

著 者 / 王春鸣

责任编辑 / 戴 铮

封面装帧 / 周夏萍

插 画 / 朱建忠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

印 张 / 6.75

ISBN 978-7-5496-0511-8

定 价 / 25.00 元

揉碎桃花

我没有考上大学，但是不后悔，因为那些青春年华，我没有浪掷在讨厌的应试题海中，而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，读了自己喜欢的书。虽然伤害了希望我好的父母的心，但是任由了自己的性情。

自从我开始学会使用文字，我就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她们。我搓揉她们，压榨她们，纠缠她们，揉碎桃花，哗地将一个深藏的世界照亮。我没日没夜地透过那些字的缝隙向内探索，向外观望，私心里梦想着借她们传世。痛苦的时候最需要她们，一个个字，带着千万年的柔软的羊齿锯，在我的骨头上磨出音乐来。我将她们借来杀人和狂欢，有时又远远地躲开。和那些文字相互拥有相互折磨是多么好。

有时候我也离开，那不过是飞翔离开翅膀风离开林梢一会儿，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在隐秘的夜里会相互等待，我们都不说，当黑字终于狠狠地落在白纸，自闭者奔放的闸口若隐若现。

有个女友说十七岁的时候，一天夜里醒来，想要写诗，就提起毛

笔，刷刷地写了一百行，丢在月光地上，复又睡去。世界屏声静息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只听见那些湿润妖娆的字，一笔一笔吃掉宣纸。

很多字，曾经潦草地放在青春的斜神龛里，我们从未用她谋求功利。那时，我和文字彼此珍重，每一个字都有光华，颜色，也是近乎神圣的高极灰。我写啊写的，字们像密密麻麻的水草插在丰茂的流水里，生出满身绿绿的小绒毛，每一粒绒毛都是为着触摸而生。这样完全的进入，无距离的杂乱的亲昵，我后来知道，它比爱还好。

何况，它也可以表达爱。我喜欢恋爱，从十五岁读到《一棵开花的树》、《七里香》开始。最初的文字，都是写给那个不知道、还没有出现的情人的，我在里面放进了青春所有的颓废和光芒。我多么想爱一个人，岁月流逝我用来给予的东西越来越少了，我怀着悲哀盘点过，除了文字所剩无多。那么写一千首诗送给我的爱情吧！每一个字就是一朵棉花，我要絮出厚厚的被褥覆盖那小到不能再小的爱。然而终于是一首也没有写完。我多么想念那个冬天，每个人都透过文字看见自伤的我。微蓝的星光没有办法燃成烈火，没有谁骑着烈火来找我。我却懂得了文字的重量，像端坐宫中的尸毗王看见飞鹰啄鸽，起初只是心生怜悯，愿意付出和白鸽等重的肉来救下它的生命，谁知道直割到臀股皆尽，一身鲜血淋漓，天秤仍然无法持平。尸毗王这才顿悟，大喝一声全身投在天秤之上，大地震动，鹰鸽消失。这文字的静定和残忍，一如北魏石窟中的变文与变相，那些惨烈的佛传故事。我写下黑暗的诗稿，感到同样锥心的痛，但是无法自己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，它借笔尖一点点饮尽我的血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然而我如此虚荣和浮躁，幸亏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原谅了我。写作还因为在人际关系中的挫败感。我是一个乡下人，只懂得用最简单的方式与人相处，虽然我从来没有失去自己最

珍惜的朋友，可是我总是因为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得罪了别人，只有文字与我相知，横平竖直的笔画承担了我的委屈。

我不成功，但是我不介意，人生当中也做过很多的事，都来自冲动，成就于一念之间。比如不断放弃高昂的向上的选择，一再回到这个小城，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和经历来做一个母亲。

每个人对理想对幸福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人说我不肯奋斗，可是我觉得，在想写作的时候写作，想睡觉的时候睡觉，把每一天过得充实就够了。每一个人都难免被现实牵绊，生活状态不得不固定下来，但是心，一定要不安分。也许别人依旧很难看见我的改变，但是我自己知道，今天的我，肯定还不是我最后的样子，因为我有不安分的心，还有文字，她们是我的华服和盛妆，是我对生活的理想主义的矫饰，也是我的刀剑，爱和恨都要借它们说出来，于是那些文字，也有了旖旎的样子。月光明晃晃的同样像一张白纸。我开始了新的虚构，这种虚构将持续一生，用方正参差的结构，落花流水的段落，雨打风吹的笔法，直到我消失。

而看上去，我始终在这里。

辑二 日子

序·揉碎桃花

辑一 闲来

- 005 / 迦微·神遇
009 / 幽兰操
012 / 在黑暗中放声歌唱
015 / 夜晚的音乐
017 / 弹箏不长啸
019 / 琴心
022 / 新年听琴
024 / 爱有清香
027 / 鬓丝几缕茶烟里
029 / 不发疯,就扯淡
033 / 老爷的书房火腿味
036 / 想念聂鲁达
038 / 芒果有时说再见
041 / 信仰的清供
046 / 把酒言欢

- 053 / 写给妈妈
056 / 张爱玲
059 / 我的弟弟
061 / 甜夹咸加酥
064 / 衣锦夜行的昙花
067 / 窗台上的植物
070 / 旧情
072 / 思念
074 / 欢从何处来
077 / 画指
079 / 白衬衫
081 / 惊蛰与生日
084 / 非主流儿童
088 / 长大我也要当海豚
091 / 这是妈妈给你的
093 / 一间自己的屋子
095 / 香说话
098 / 豆蔻
100 / 学游泳

辑三 故里

- 107 / 春天里
- 110 / 一根竹子上的名字
- 114 / 幸福的庄园
- 118 / 杨翠莲家的公鸡
- 121 / 黑坛子
- 124 / 时光里的寄居蟹
- 127 / 树上的童年
- 131 / 原味
- 134 / 我拿什么喊你回家
- 137 / 袁灶镇早市
- 140 / 往事已然苍老
- 143 / 在旷野里睡觉是幸福的
- 146 / 黄昏
- 148 / 她的美一缕飘散
- 151 / 蚕三篇

辑四 走吧

- 163 / 即将消逝
- 167 / 走吧！到瓦尔登湖去
- 172 / 乱看周庄
- 176 / 十二路公交车上的大悲咒
- 178 / 阳光照耀你的心
- 181 / 他们的故乡
- 184 / 桃花源里归去来兮
- 187 / 处默
- 190 / 情诗写给生活
- 192 / 小杂记
- 195 / 老了以后的那些爱
- 197 / 循声而去
- 200 / 丽江，一棵构树的梦
- 203 / 我们的自己

辑一
闲来



这些年，我一篇接一篇地写散文，回忆
把点点滴滴的日子，在文字里用干净
其实从童年起，我就完全知道，生下来是为了死，好是为了不好
我鲜活地存在，是为了做自己未来的尸体
这些年，我喜欢了喜多郎，偶尔也听一听小野丽莎
喜欢的诗人是聂鲁达，为此将小说的名字换成
《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》

当我悲伤的时候
我听着《宋家王朝》写诗
失败是一个接一个
只怪我梦想太多
我心猿意马
反复折腾
这样做的后果是
到了2***年的时候
我不肯拔掉手背上的点滴
不肯前嫌尽释，好好去世

我还喜欢了一块木头
它的名字叫做绿檀
它从弦切面里流露出来的纹理
和暗暗的绿
一下子打动了
小到做一粒佛珠
大到做一盘茶海
它立体地呈现在平面上
显出和所有事物的不同
我要对最爱的人说
我把黑檀送给你
我这样喊你
还有紫檀
如果我有一个红颜知己
而我自己
喜欢绿檀
让我们一起静静地生长在时间里

迦微·神遇 ——听听喜多郎

第一次听到喜多郎，并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买了一张《永远之光》，完全是因为在一刹那喜欢了这个名字。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两岁的小树正坐在地板上吃喜之郎，玩玩具，他的表情慢慢严肃起来，一个蒟蒻果冻长时间地含在嘴里。我正在洗碗，大自然的雄浑、荒远、温暖、冷漠，从洗洁精的泡沫和白瓷碗之间交替过去，不知所起，也不知所终。

好像，这音乐我原本是在哪里听到过的。或者说，我的内心，是一直栖息在这样的声音里的。

小树问：这些声音是什么？喜多郎答：对我来说，我的歌曲有的像云，有的像天空。

我问：这些声音里的颜色和时间是从哪里来的？他答：我可以用合成器创造海洋、冬天的海岸、夏天的海滩上的全部景色。

后来又听到更好的：丝绸之路系列、敦煌、宋家王朝……我看见一个音乐的匠人，细酌每一轨声道的解析度，使音域更宽广，音场更空灵，使人的听觉空旷到无处着落。神灵，宇宙，大自然，历史……竟是借着电子混响器缓缓前来。

一下子爱上喜多郎。

然后才知道 New age，新世纪音乐。知道喜多郎和它的关系，知道另外一些新世纪音乐的歌者，他们和喜多郎有千分之一的相像。比如我早就喜欢的恩雅，仿佛在雨夜里踩着落叶沙沙地从远方赶来的恩雅，她的歌中充满中世纪的幽静和飘逸，听着她的《水印》炒菜，繁琐家务带来的激烈烦躁，一勺勺变成了诗意的忧伤。

我们家有小学生，有农民，有退休教师，班得瑞却是我们家人全部能听懂的，《仙境》、《寂静山林》、《春野》、《蓝色天际》、《迷雾森林》、《日光海岸》、《翡翠谷》……听听那些美好的名字发出的声音吧，据说是瑞士一群年轻作曲家、演奏家及音源采样工程师深居在阿尔卑斯山林中制成的。所以班得瑞就像童话，过年的时候放着班得瑞打牌，我们都不要赖也不大声吵闹了。

对的，还有我十五年前就听到的《阿姐鼓》，何训田和朱哲琴，庄严里的风骚，皈依里的反叛，刚烈里的柔情，收敛里的野逸，听得我不知所措；还有现在偶尔听一听的林海，波光粼粼的印象派钢琴声，文学住在他的音乐里，微光的角落里。甚至苏轼的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也同样有千分之一的喜多郎的影子。那是因为喜多郎曾在许多亚洲国家游历，他在东方文明里穿行的脚步声，混响在他的音乐里。编钟轻轻地摇晃，内心的平静审美，古典的浪漫主义，一一浮泛。

所以，我还觉得，《亚洲茶馆》自我放逐的安宁与忧伤，有点像我

曾经在柏辽兹的《恰尔洛德在意大利》中所感受到的那样，而《大地之母》，也漂浮着一层李斯特的《降D大调音乐会练习曲》中淡淡的冷与冥想。

是不是因为听过了那么多，才一下子分辨出喜多郎，就好像先走了一段长长的路，有时划船，有时登山，乱花拂面的，忽然就到了水穷处、云起时。而他的声音，在所有这些人间声音之上，又多了一点神遇的印记。

这个出身于信奉神道教的农家的日本人，在八月的满月之夜敲着榉木太鼓，从黄昏一直敲到黎明，对自然界的敬意，使他捕捉到许多别人听不见的声音，神的声音。在他的宗教中，太鼓是佛的音乐。单击鼓这种乐器，喜欢听的人不多，然而神喜欢。喜多郎的民族称一切神明为 Kami，我极喜欢它的音译，迦微。《古事传记》里说：“从古典中所见的诸神为始，鸟兽草木山海等等，凡不平凡者均称为迦微。不仅单称优秀者、善良者、有功者，凡凶恶者、奇怪者、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。”也就是说，神道教中没有善神和恶神的区别。人只要做了特别诡异的事，就可以成神。所以喜多郎的神，是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，所以神使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的教育，只是相信自己的耳朵和感觉的人，找到了来自天堂的声音。然后，他又把这些声音，送到我们眼前。

他弄出的这些声音，没有什么深奥的内涵，可又有几分古典音乐的风骨；它是通俗的，却又不似普通的流行音乐那么不可一世或平庸。我不断地听到回音，在同一首曲子里，或者不同的曲子里，很多旋律，都用一种音型不断地反复着，烟花在这些声音后面缓缓升起。那些和声，自然而自由的，有着秋风一般的流线姿态，有时候，你又能听见它光芒一样地射出去。听着，听着，你会忘了这是喜多郎的音

乐,而是树叶和山林的悄悄细语;是春去秋来,你独自面对茫茫宇宙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听觉的壁纸上开满复瓣繁花,它是浩瀚的绿色,有时候又透出一点苍茫与蔚蓝来。总之,在最静的夜里,用最小的音量,你还是觉得它的无边,和远。

所以略微长大了一点的小树,说他从喜多郎的音乐里,什么也听不出来了。但是我拖地洗碗开车,听着听着会觉得,多做点家务又算得了什么呢,那些声音听上去是那么宽大,使你的心也宽大了。

反复地听喜多郎,因此对寒冷的深夜里,从高空掉下来的电梯铃声,那叮咚一下,也有了敬重。

幽兰操

我没有看过电影《孔子》，也不知道《幽兰操》已经被改唱成流行歌曲。很偶然的，有一天，在 KTV，忽然之间，古琴乐起，万籁俱寂，我在一瞬间如遭电击。

王菲的声音很好听，吐气如兰，又像天使的眼泪，迟疑，又决绝，一滴滴落在凡尘的听觉里。

“兰之猗猗，扬扬其香”的古典句式很美，《诗经》是这样的，孔子是这样的，韩愈是这样的，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安排最繁复的中国语言。在回旋的韵律和节奏中，深藏进高蹈的理想。

两千五百年前，孔子自卫返鲁，过隐谷之中，见芟兰独茂，于是喟然叹息，停下车，援琴鼓之：“习习谷风，以阴以雨；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；何彼苍天，不得其所！逍遥九州，无所定处；时人谄蔽，不知贤者；年纪逝迈，一身将老！自伤不逢时，托辞于芟兰云。”

这就是古琴曲《碣石调·幽兰》的来历。可以想象端坐琴前的孔